

逝书

Characters for Elapsing Time

玄武作品自选集

Self-Selected Works of Xuan Wu

玄武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逝书

Characters for Elapsing Time

| 玄武作品自选集

| **Self-Selected Works of Xuan Wu**

| 玄武 著 |

山西出版集团

| 山西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逝书:玄武作品自选集/玄武著. —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 2007. 8

ISBN 978-7-80598-834-4

I. 逝… II. 玄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8452 号

逝 书——玄武作品自选集

著 者:玄 武

责任编辑:张继红 宁志荣

责任印制:李佳音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古籍出版社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邮购电话:0351-4955997 宁志荣

E - mail: fxzx@sxskecb.com

wcb@sxskecb.com

gujshb@sxskecb.com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山西雅美德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960mm 1/16

印 张:20.5

字 数:246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598-834-4

定 价:48.00 元



——目录——

- 死者所知/2 → 缘起与终结/14 → 碎片：赌徒/31 →
梦魇（三章）/36 → 风月/61 → 疫/66 → 诸神记（四章）/71 →
读神者札记（五章）/85 →
- 义人羽/114 → 刀（五章）/127 → 古木/137 → 天龙山书/146 →
晋祠书：人事/158 →
- 邂逅/170 → 凌晨的不速之客和1983年的飞贼/180 →
1983的鼠灾/187 → 短暂/200 → 短章（三则）/206 →
母亲/211 → 父子多年/214 → 我所在的城市/224 →
- 南（七章）/228 → 秋尽/243 → 晋之南（七章）/245 →
青岛/270 → 年/276 → 五一，永祚寺，明代牡丹/278 →
- 几个概念的简单界定/282 → 汉字乌托邦/285 →
汉字/288 → 创作谈/290 →
- 附录：诗作十六首/294



死者所知

3/27/2005 1:38 AM

—

太多的悼亡遮掩住这个人。每年一度，那些轻飘飘的纸张，在春天昏黄的大风中飞舞起来，仿佛强制性地呼唤那个人，沉默地起身再死一次。他的手在高过头顶的、环绕着他的纸张中挣扎，他再次走向铁轨，躺在上面。春天里身下的铁物冰冷，石子硌得身体疼痛。他等待这一切中断，等待被碾碎。短暂的等待也会是焦灼的，这焦灼会静止在他碎裂开的身体中。

有谁乘坐过那辆杀死他的火车，却一无所知？

我沉默太久，今夜，我在那些纸张间抛人一粒石子。我憎恶他成为活着的人的话柄和谈资，而我仍不得已要在他的血上书写。

一切没有改变。那些杀死他的事物依然迅速生长着，以以往更加强大，它们无微不至地压榨着我们。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压榨下变形，成为甲虫，沦为小人。他们因怯懦而不被折断；因市侩而享受着优雅。他们赞颂着那个人，微笑着参与谋杀曾绽现在那人身上的优秀事物。生命激情丧失，空气中回荡着空洞的笑声，这些比哭声更令人难过，比惨叫更让人不寒而栗。

二

他的作品未竟；他至死未见到自己作品的出版。他生前总是不断地自费印

刷小册子，把那些简陋的小册子寄出去再寄去。这在当下看来，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。出版一部书，曾是他最为切近的梦想。他的生命，很可能因为那个梦想的实现而得到延续。但终于遥不可及，竟隔了从人世到地狱或者天堂的距离。

我必须耻辱地承认，虽从事出版业，但到今天，如若他死前的作品置于我案头，我仍然不能够将其付梓。出版业的冷漠，如果以往是因为无知、因为看不到其价值所在，那么现在则因为看不到价格。而我的同行们，没有多少人会为不出版这样的作品感到羞耻。

昨天是那个人的祭日。我在酒席间听到有人谈到妥协，说妥协会使自己变得强大，说妥协是一种高姿态，说一个强大的人妥协便成了民主。

如果那个人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会怎样看待他？鄙视、冷漠，觉得他可笑和不可理喻？说他异类、孤僻、不够成熟？觉得他不通人情世故、不会做人？

如果他是我们同事，谁会容忍他？谁会认为他的生命态度是对的，而自己错了？

他又会怎样，被单位开除？

他不会妥协。因为赤诚的笨拙，于是再一次暴烈地死去。但也许不会：如果他在今天，会感到疲倦而非厌倦。以往的死是因意义遥远，无法抵达而终于强烈厌倦；现在的不死是因为意义阙如，唯有疲惫和疲软。

我正在谈到那些陷他于黑暗、置他于死地的强大事物。

三

他真诚地秉着美的法则行事；在巨大的美之前战栗，迫不及待地书写它们。他会觉得把美述说给众人，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。他生前因此举而被众人视为愚蠢。

美的法则与生存法则，在他的时代就有可能相悖的。他以美生存，缘木求鱼，在美的尽头丧尽一切。美最终吞噬了他，他成为美最为惨烈的部分。

那么，我们的生存法则是正确的吗？我们屈服于它，是正确的吗？

有时候我会怀疑。我疑心我们的祖先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生活。听从于各种各样的规矩，遵循着荒唐可笑的秩序，赞美着领导的错误决定，将反抗它

们视作愚蠢。我们相互玩弄着，甚至觉得自己睿智。一件事扭曲成截然相反的另一件事，鸡变成鸭，鸭变成月亮。生命在其中消耗着，美荡然无存。血气成了傻逼，真诚成了愤青，道德感成了老套和陈腐，语焉不详被称为全面。我们对吗？

我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的生活变成了这样子。我们是怎样变成了这副模样？长着奴才的嘴脸，以太监式的思维，感测话语的温凉。我们懂事，听话，乖巧地执行着每一项指令，从不问对错。

我记得唐时，科举考试以诗取士，明清改为八股。唐以对美的彰显作为取士标准，一个人掌握了美甚至可以蔑视朝廷，而世人会因此而敬仰他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朝代，强大到让人觉得可怕。明清取士标准一改而为应用。而即便在明朝，仍有方孝孺、海瑞、于谦、袁崇焕这样的人物，有高启、徐渭、李贽，在明末有傅山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这样的人物。传统中最为优秀的血液在他们身上汹涌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在世风颓败之即，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错误和荒谬。他们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朝臣或者其他。他们身上的气节，今人何在？我们当今乖巧优雅的读书人，流延数千年的传统中最优秀的事物、何在！

明末袁崇焕被明王朝凌迟处死，袁一部将悄悄为其收尸，家族为袁守坟达400年之久，今日守坟人尤在，为一老太。我每谈及这个章节，总为之泣下。

清代异族入主中原，被迫接受统治的汉人在精神上已承认了奴化，中原文化中的气节概念已底气不足。贵为王公者每见帝王，也每每自称奴才。奴才一词，将人的异化表达殆尽。

八国联军、日本人侵……这些且不论。现代史上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奴化，便足以震撼人心。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气节荡然无存。对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消灭、人格的污辱，再加上时间的延误，整个社会等同于消灭了知识分子阶层。

消灭了古老的“士”和“士气”。

当年的红卫兵、插队知青，成长为当今所谓有成果的知识分子的主体，以及政界要员的主体。这些曾被洗脑的人，他们会有气节吗？他们从哪里继承气节？他们会认为知识和美高于生存？他们会认为人首先应当是个人？生存法则已牢牢扎根在他们心中。我疑心他们遇事的第一反应，已变为“要听话”。

他们成为整个社会风气的主导力量。在畸形的社会风气压抑到要爆发的时

刻，在从“文革”的文化荒漠一变而产生文学神话时代的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末期，火车轰隆隆开了过来，碾过了我们要述说的那个人。

那个人的血在那一年，最初惊心动魄地喷溅开来。

我谈到那个人死亡的社会背景，这应该是他猝死的深层原因。他并没有直接反抗，也许尚且消极地逃避。他如此狂热地捕捉着美，本能地，敏感地，也朴素地遵循着美。我认为他也秉着趋向于美的本能，承继了中国传统中最为高贵的士的精神。而杰出的知识分子，即使沉醉于书斋，社会矛盾也会反映在哪怕是他的潜意识里。

那个人首先感知了绝望。美和生存之间天堂地狱般的距离终于使他彻底绝望。他反抗了。他采取了自虐一般的形式，将自己的身体猛地抛出去。

他把自己撞击在怪兽一般的巨大铁物上。相对于怪兽的咆哮而言，他的撞击太微弱了，甚至没有发出声响。十余年后，仍有声音滑稽而武断地说：他在以死求名，以死维护农业文明、反对工业文明对世界的侵害。

荒谬仍在继续。

四

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起来，人们越来越冷漠。有礼貌地微笑，精明而愚蠢地算计每件事的利益得失，卖菜那样的简单计算成为每个人的心头大事。做爱频繁，有了对体位的计算，有了对高潮的计算，直到肉和肉的碰撞成为男人和女人间无聊时的游戏。漠然观望着腐败，一边扣紧自己的钱包，那腐败的速度和数额，都不能引发我们的吃惊；颐然围观大街上的杀人事件，庆幸被毆至死的人不是自己，不是自己的亲属；我们吃各种补品，延年的壮阳的补肾的，用药物维系欲望。拉平脸上皱纹，抽去腹部赘肉，躲开落下来的酸雨，关紧门窗，任凭昏黄的大风无休止地呼啸。有时我会想，那个人是幸运的。他如果死在今日，连意义都不会具备。不会比美军攻打伊拉克更引发人们的兴趣。

也许他在弥留的短暂岁月里，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社会商业化运动，他惊恐地看到了弥漫开来的黑暗。

我不否认，我一直对社会商业化运动的推进心存置疑。我不认为整个民

族，将卖菜那样的斤斤计较当作头等大事是对的。这也会是一场不亚于文革的社会浩劫。所有人被洗脑，疲于奔命地追随着价格规律。价值沦丧，价格主宰一切。

空虚和虚无滋蔓着，人的精神阙如，市侩的精神浸透所有事物，泛上每一张脸，溢在每一页写满字的纸上。没有人大声喊：我们！为什么！选择这样恶心地生活！！我们对吗？

美的法则，于是变得无足轻重。因为美而生存，已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。那个人的热忱和对美的追求、不问价格的回报，在当下已成为遥远时代的神话。我们努力地去设想，但我们已无法理解那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想像力久已干瘪，我们理解力萎缩，我们对美的感悟能力已丧失。美已不能够激发我们的感动，不能够使我们眼睛一亮，宛如看到一个美女隐约的大腿，宛如看到一叠印满汗渍的钞票。

因为钞票，我们有了小小的情调，有了小资。小资——一个虚荣到可耻的概念，充满了惺惺作态、自怜自爱、轻浮、虚假和伪美的意味。它恰恰是市侩精神最为恰当的标牌。它忽略终极的美和对美终极的追求，而原谅自己；它以“有品位的庸俗”而自我标榜。

小资是追求情调和品位并精于算计之道的。着一身洋垃圾以示高雅；节制的同情感；适可而止地行善；购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偶或瞥一眼；拎一只旅行包去景点旅游以解闷。小资式的生活态度，是享受式而非奉献，是消耗式而非创造，带有狎妓式的玩弄和自我玩弄色彩。他们永远不可能抵达终极之美，不可能因真正的美而忘我地感动，或忘我地奉献。小资强调着生活质量，与此同时扭曲了生命质量。

小资式的情感何其做作，以穷极无聊和漠然作为基底。我难以置信这样的情感，也能达到一定的质量——那是什么样的质量？

那个人在人世短暂的弥留，与当下的小资相距何其遥远。他生前是反对情调的——确切地说，他反对的是情趣。情趣损害了情感的质朴，而质朴具有原初性的力度，使审美的触觉敏锐而锋利。

现在购一册那个人的作品，也成为小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。他们会感喟：啊，他写得真美。他们也略知他的身世，如同看一部电影一般，欣赏着他的暴死。那个人已不能说什么了。但是我此时，有想呕吐一般的生理欲望。我想把

一册书猛烈地摔在某一张脸上。

我还能怎样去揣测那个人、去揣测那个人内心曾有过的哀恸？

他那般瘦弱，却是强烈的。像小的火一般有着灼人的温度。他的居所空空如也，却也清洁到强烈的地步。我视这清洁，为一种近乎变态的自尊，以及缘于美而对市侩的彻底摒弃。那是一种潜意识里对美的渴望和梦想。他以此亲近着美。

他是真实地那般强烈的一个人。他是善良的，他的善良也一样强烈，强烈到不由分说和孤注一掷。他不可能去伤害别人，于是杀死了自己。他甚至连抱怨社会不公的话都不曾留下。

那些小资会如何理解他的强烈？那些乖巧的小资，他们有强烈的能力吗？他们会强烈地反对什么或拥护什么吗？能吗？

他将市侩精神排斥于千里之外；在市侩弥漫的世间，已无立锥之地。他故去十余年后，国际应用数学大师、年届八旬的林家翘先生，辞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优厚待遇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。淡泊名利、门生弟子满世界、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林老先生，很快被无立锥之地的痛苦所煎熬：国内对应用数学的理解，其实是实用数学。校内课程安排，一概本着急功近利的市侩原则。偌大清华，老先生竟找不到可以教的学生。

林老先生坐在了电视台的演播室里。他瘦弱而腼腆，诚恳而平和地说着激烈的话。他说我不愿意激烈，我实在不愿意这样。他说我在看二月河的书，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人事处理。他说他师承的知识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学问的态度。他说做学问的态度，在中国各大学里没有被继承下来。现在的清华距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华，他说，差得远，差得很远，现在的清华很差。他说希望国内的大学，能够对相关不合理的教学方案做出调整，以便能够真正地做研究。

他瘦弱而腼腆地坐着。我在一刹那间觉得他可笑和可怜。中国的大学制度能因他一个人而改变吗？我很快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耻。我已经习惯了市侩的思维方式，在应当感动的时刻，却涌上觉得可笑的念头。

为什么一个孤立的人，就不应该发出改变整个强大不合理事物的声音？为什么我们面对强大的不合理时一言不发，并加入那不合理？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不该发出声音？我们对吗？

八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在自然科学领域呼唤人的精神，声音微弱却坚定。我

还不知道这声音可能会引起的回响，但我为那个人感到欣慰。人的精神和美的法则是那个人坚持的。在不同领域，林老先生和那个人所坚守的事物，无疑是一致的。他们对市侩的反动不谋而合。

五

他曾赋贫穷以诗意；那些诗句强烈得令人晕眩，直接而又素朴，令人同时感到疼痛和幸福。他真诚地歌颂着村庄，他的情感灼烫，时而在某个不可测知的瞬间陡转为冰凉，诗句透露出无边际的荒败。

我理解他对贫穷的赞颂，缘于他下意识的自尊，还缘于他内心的赤诚。但这些仍然是次要的。作为一个对美有高度洞察力的知识分子，他不可能不具备自信，即他久已认识到乡村文明所具有的非凡的、原初的力量。这力量源源不绝，不可穷尽。他汲取这些力量，并因此强大。

他当然也抓住乡村的贫穷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原初的美。这美因质朴而生命力非凡，它与市侩无关，与物质无关。

拙朴和自然之美相对与城市的做作之美而言，高下立分，二者有着天壤之别。拙朴原初自然之美，是有着原动力的美，它推动他的创作理念以惊人的速度发展。

因此他其实始终背对着物质。他以无视物质存在的方式，生活在美的法则里，创造着美。他骄傲于自己是美的创造者。而极度哀伤时，他看到美的幻灭。那是物质在他背后每每发出的沉重锤击，他状写下那些在遭遇锤击时的疼痛。

他不可能摆脱物质的纠缠。除却自身的困顿，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，他对家庭会有强烈的道义感，他需要有世俗意义的成就感，以满足父母的期望，他需要以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救助他陷于贫困中的家庭。事实上他不能。他可以创造的巨大的美对此一无所用。

对家庭的道义感一变而为强烈的负疚感和负罪感。在巨大的幻灭感袭来时，自卑感足以吞噬了他。

而他创造的美，在他奋斗的环境里尚且不被承认。但是，他仍然像赌徒一般，将所有赌注压在了疯狂写作上。他也许希望藉此使自己稍得安慰。但这是

一条南辕北辙的路。他狂奔着，不敢或歇，也许他明白一旦停下来回头一望的结果。

他力竭而止。他唯一一次直面逼视着物质，那冰冷的，巨大的，物质。

作为一个同样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，我如此明悉他内心的煎熬，也明悉他的倔强、自负和暴烈，他的善良，明悉他的坚强。他其实是勇敢的，在疼痛和落寞中曾多次冲杀突围。在深夜每每念及他命尽的时刻，我需要拼命压抑随时会冲出喉咙的嘶叫。

他幼时即在乡间被视为神童，十六岁时自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县中学脱颖而出，一举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。那时候，他没有理由不骄傲和自负。

而新中国以来的城乡差别始终是严重的。一个来自乡村的大学生初到城市求学，他需要适应的事物应接不暇。城乡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。前者歧视后者的贫穷、衣着、举止、卫生习惯和对城市生活的无知，后者茫然措手，不知所措。

乡村学生往往是所来自地区的佼佼者，他们强烈的自尊心遭受致命打击。他们中的大部分逐渐学会了妥协，放弃自己甚至放弃自己身上最为优秀的事物。

个别者采取了顽强地坚守。那个人便是其一。他不认为贫穷是自己的错。逐渐地，他秉承中国古代士人的概念，不认为贫穷是错。他深知质朴对艺术创造的巨大生命力，他不可能放弃质朴而选择市侩。他紧紧抓住它们，以反抗那些虚假做作的事物。他以自己的热忱反抗着城市文明中冷冰冰的礼貌。

命运选中了他作为农业文明对城市文明的悲壮抗争。他抛弃了他的法律专业，选择了最为蔑视物质的形式，进行乌托邦的奋战。

他从来都是极端和暴烈的，而我向来认为，创造始终是人类最伟大的劳作，相对于创造者的获取而言更是如此。创造是事务性、消耗性的劳作无法相与并论的事。能为人类创造的，终是极少一部分优秀者。

2004年度，来自乡村的一个名叫马加爵的四年级大学生，残忍杀死同宿舍的四个学生并进行肢解。他冷静理智地令人难以卒信。我在得知此事的一刹那，猛然想到了我们正在还说的那个人。

马加爵是城乡矛盾的又一牺牲者。他与那个人一样，也没有放弃。他内心

的骄傲不容许他放弃。他内心淳朴，他自负，自尊；他因为贫穷而极度自卑。他在漫长的大学四年生活中拒绝妥协，没有学会与周遭事物和谐相处。他的自尊变异为仇恨，在毕业前夕终于爆发。他沦为一个可耻的杀人者。

而那个人的善良，使他在无以排遣时杀死了自己。他的诗歌语言含有暴力，但从中看不到仇恨。他没有留下仇恨什么事物的字句。

我只能说他如此善良，他不去仇恨什么，在受到伤害时只是伤心。他在无力时只是恨着自己。他只知无限制地自责，直至彻底崩溃。

六

我还要说一说那个人的情感。他的情感荒诞，却有着惊人的质量，这同样是因为他的赤子之心。他推心置腹地爱人，不设防受到伤害，不曾想那人是否值得爱。他狂热地、不知节制地付出着，不思回报，而回报却是自背后发出的突如其来的猛烈一击。

而在一场即便荒谬的情感中，他得到的审美也是巨大的。从他的诗句中看来，那美交织着绝望和不祥，竟似有不尽之势。

传言他曾爱上一个在当时已颇具声名的女诗人，她有家室。他无望地爱着，写下黯然的诗句。那些诗句在十六年后，仍然在一次次的阅读中使我们痛彻心扉。

那个女诗人，后来竟因情事唆使人去揍了他一顿。他当时也许正在疾速地书写思念的诗句，他睁大了眼睛，拳头落下来。写着诗句的纸张晃动和飞舞着。

他那般瘦弱，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。像一只在瞬间被冻结的小小火焰。

他没有恨，或者只是痛恨着自己，恨得蚀骨。至今没有任何文字诅咒和指责那女人，没有人正式地谈到那件事。而我祝愿那女人的魂灵安静；如果她还有梦，并在黑夜为噩梦缠绕，我也祝愿她梦中的魂灵安静。

他说：我请求熄灭。生铁的光。爱人的光。和阳光。

这件事距离他的暴死已经不远。我们不知道那件事对他直接、凶猛和致命的程度。

他在三月间死去，他粘在铁轨上的断裂的残骸不远处，桃花在风中飞舞

着。

荒凉的山坡上站着四姐妹，
所有的风都向她们吹，
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。

他曾爱过四个女子。他感谢她们给予他情感的体验，祝福着她们。她们使他原本因物质匮乏而简单的生命趋于丰实。

但她们终于逐一离去。他如何与她们相处相爱？他的生活贫穷而单调，如若放到今天审慎，那么他几乎达到与世隔绝的地步。他不会骑自行车。不会游泳。两年只看过一场电影。他不能陪女友逛街。我们难以想像他陪某一个女人，去看一场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情景，就像我们同样难以想像他生活的贫瘠程度。

而他却以飞升的想像、以美，构筑了一个庞大到无边际的帝国。在他遗留下来的笔记里，我们能看到他写作时内心的激烈和紧张程度。他度年如日地紧绷着生命之弦。那根弦断裂、在空气中的震动，至今仍然令我们为之震撼。

现在的小资们会淡淡地说：对这个人止于欣赏吧。会说，像白痴一样只知道写作有意思吗。会说这个人好“没情调”。甚至，他们会指责他自私，只顾及自己的创作而不关心他人。

那么，他爱过的那三个女子，如何和他相处？她们缘于青春和本能，偶尔走近他，或者也有过爱？

他写道：来到我身边，你已经成熟，你的头发垂下像黑夜。

他写：我要在你火红的乳房下坐到天亮。

他写：少女、月亮的马、两颗水滴、对称的乳房。

我难以设想一个女子，怎样去爱上那个人。他漩涡一样激烈的内心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个体。他不能够放弃滚滚而来、令他应接不暇的美，而埋身于琐碎事物，时间于他而言永远是仓促的。他笨拙，沉默，羞怯，淳朴，矮小，瘦弱，还有贫穷和热烈。谁会迷恋他外表下掩藏着的无穷尽的美？谁会真正认识到他赤诚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？谁会狂热地爱上那样的美，以那样的美与自己有关而感到幸福？

他拼命奉献着，创造着美，她们却只需要最为切近的索取，需要那些廉价

的感动和虚假的优雅。美不是她们致命的需要，甚至不是必要的。

她们最初，也许因为浮浅的感动，走近了他。然后失望，冷漠，然后离开。

而那个人或许因此自责，他生活的乡间背景支撑他这样做。他满怀歉意地看着她们离开，祝福着她们，在烈火一般熊熊的深夜寂寞中，把喷涌的伤痛倾入诗行。

这些女子如若健在，——她们一定健在。她们会幸福地微笑着，淡淡地说，哦，那个人是过去的事了。

她们会矜持地生活着，自以为很有品味地生活着。上网聊天，去健身房，在美容院拉平脸上的皱纹，也许还会有一段适可而止的婚外恋。

她们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。而那个人，在他短暂的一生中，情感上何其可怜，何其可悲，何其愚蠢、何其令人失笑。他甚至是可耻的。他诗行中倾注的真挚情感，至今孤独地灼烫着，不曾冷却；她们中没有一人为他写下有关悼念的一个字。

七

他以死宣告了一个可怕时代的到来。这是一个可耻的时代，一个文化良知消失的时代，一个社会道义感崩溃的时代。一个丧失了对美的追求的时代，一个不知美为何物的时代、一个不需要美的时代、一个消灭美的时代。

而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可耻。他们无知而勇敢，参与着去消灭美。至少他们是帮凶。

他死前大多数作品不得发表，若他未死，大概也得不到发表。他死前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，他死后的今日，文学奖满天飞、评奖时丑闻迭出，世人冷漠地观望着一场场闹剧。他死前伤品不能出版，他死后的今日，图书多半仅与钞票有关；图书，是每每创造暴发神话的书商手中攫取利润的利器。

他死后十余间，没有官方的相关机构为他举行过任何悼念活动。在那些人眼里，他像是不曾存在过的一个人。那些文化界的官员，一脸凝重地呼吁着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，满脸堆笑地将文学奖颁发给任县长或什么长的所谓诗人。这些何其可耻。念及那个活着时与世无争、只知拼命写作的人，我总觉得愤